

遊大澳 念跡叔

一群被困斗牆之內多月的朋友響應旅遊發展局推動的本地遊活動，日前結伴到大嶼山寶蓮禪寺和大澳作一天歡樂遊。大家置身大自然山光水色的美景中，恍若一群出籠的鳥兒般，吱喳歡叫，心情特別舒暢愉快。

寶蓮禪寺是一座歷史悠久的佛教寺廟，是香港熱門旅遊景點之一，我們都並非第一次遊覽。它位於大嶼山中部，介於彌勒山與鳳凰山之間的昂平台地上，面向天壇大佛，俯視南中國海。寺內主要的建築沿着中軸線，依次由山門、韋馱殿、大雄寶殿、萬佛殿，沿地勢而上，加上兩側對稱的鐘樓、鼓樓、禪堂、齋堂與僧堂，形成了序列的院落空間。

一九九三年底，在寶蓮寺前木魚峰上建成了一座高二十六米多的天壇大佛，佛像坐落於二百六十八級石階上，由二百零七塊銅片組成，佛身重二百五十公噸，耗資超過六千萬港元，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戶外青銅座佛，僅次於佛光大佛。天壇大佛的建成，既大大提升了寶蓮禪寺在宗教領域的地位，也大大增強了旅遊吸引力。以往這裏都見川流不息的中外遊客，當中大部分是內地遊客。這次我們來遊，熱鬧景象不復見，只有為數不多的本港遊客。

在寶蓮禪寺遊覽了一個上午，大家乘公共巴士前往大澳找飯店「祭五臟廟」。對我來說，昔日的大澳是一個熟悉的地方，熟悉的原因，不僅是與家人或朋友到那裏旅遊，而且是工作的必須，因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我在《新晚報》當記者，每達這裏有什麼重要的新聞發生，例如颱風侵襲後，大澳不少建在大涌兩旁的棚屋被吹毀，造成人命傷亡，我就會偕同事乘小輪前去



HK人與事
朱昌文

採訪。

今天我走馬看花再遊這個漁民聚居的小島，既覺熟悉又好像感到陌生。熟悉的是，建在水道兩旁密密麻麻的高腳棚屋仍在，還有狹窄的街道兩旁賣賣蝦膏、蝦醬、鹹魚、海味的老店舖，仍然散發著舊日市集的氣息。感到陌生的是，原來載人往來水道兩邊的「橫水渡」消失了，代之的是一座可以開合的藍色鐵橋，名為大涌橋。另外，島上多了許多新建建築物，包括有居屋以及新海濱長廊。沿着長廊走去，可以看到原本是鹽田的一大片紅樹林，面積有二十多公頃，種植了多個品種的紅樹林，生態資源豐富，在紅樹叢中，可看到小白鷺、招潮蟹、彈塗魚等小動物。

我一邊看大澳的景物，一邊不期然懷念已辭世的我的同事、著名攝影家陳跡先生，他與大澳的緣分很深，大澳可說是他的第二個家。上世紀六十年代，陳跡加入《新晚報》當攝影記者，他的攝影技術高明，而且能文能畫，同事和朋友們都尊稱他為「跡叔」。我很喜歡跟他一同去採訪新聞，跟他學師。大澳是他常去「獵影」的地方，他與著名畫家黃永玉是好朋友，二人經常到大澳攝影和寫畫。陳跡樂於教漁民影相和為他們排難解紛，因而結交不少朋友，感情深厚。有時，他為了拍攝大澳水鄉黃昏美景，錯過了渡輪最後班期，漁民便留他在棚屋內吃晚飯和留宿，視他親如家人。

我仍然清楚記得，在陳跡喪禮上，有一位頭髮斑白的大澳女漁民，滿懷感情地講述陳跡與大澳漁民結下深厚感情的一個個生動的故事，她講著講著，我看到她的眼淚奪眶而出，悲泣不已，可見陳跡如何受到大澳漁民的歡迎與尊敬。



客居人語
姚船

雪，輕輕飛揚。那白色絨毛般的天幕，似乎正式宣告秋的結束。冬天，用手已經觸摸到了。

雪，對於一般居住在熱帶地區，冬日也不曾見到的人來說，那純白的雪景滿載浪漫情懷，充滿嚮往。可是身處寒帶的人，早已司空見慣，雖然雪帶來不少歡樂，但它和其孿生兄弟結伴而來，冰和雪令天氣嚴寒，冰天雪地，並非人人喜歡。

多年前踏足加拿大，對於來自南方的我，自然期盼雪中的生活。第一個冬天，可算和雪交上朋友，任憑它率性不斷變幻面容，時而柔弱得捧在手心即融，時而借助風勢兇神惡煞，都視之為白雪公主。直到有一次，才初步體會到雪的本性。

大概是一月底的一天，雪後天空格外晴朗，就像一塊碩大的藍寶石般，透澈明淨，在陽光中閃亮。這正是捕捉雪中城市景致的大好機會。我穿上雪襪，帶著相機，到有多

在特朗普時代學英文詞



自由談
陳安

四十年前移居美國時並無奢華的「美國夢」，最大的心願是再學一門外語。自覺有大學學俄語的基礎，相信也能把英文學好，可學到現在，覺得英語太豐富，詞彙量太大，一輩子也學不完。尤其是在第四十五任美國總統執政的這四年裏，又有許多陌生的短語、俚語、比喻湧現眼前，新鮮而生動，所以在這個特朗普時代，我一方面因其分裂、動亂和腐敗的政局深感鬱悶，另一方面也因報刊上豐盛詞語所體現的正義力量而感到欣慰。

當美國總統，一般都認為要在四個方面卓爾不群：氣質，知識，穩重，誠實，而唐納德·特朗普先生正是在這些方面表現甚差，美國人於是用不少形象語彙來描述他的種種缺陷。

特朗普此人極度自戀（narcissism），美國媒體有的稱他為「典型的自戀者」（prototypical narcissist），有的說他自戀就像獨自照「哈哈鏡」（distorting mirror），以自我為中心，自我欣賞，自我陶醉，見自己的任何醜態都哈哈大笑。他自吹自己做的事比任何前總統都多，他的偉大可與林肯媲美，甚至已在想像自己在拉什莫爾山（「總統山」）與華盛頓、傑斐遜、林肯和老羅斯福並駕齊驅。

特朗普的自戀、自誇使我學到一個原先不知道的詞：braggadocio。原來這是十六世紀英國詩人斯潘瑟在其史詩《仙后》中寫的一個愛吹牛皮的角色，後來成了自誇者、牛皮大王的代名詞。《紐約時報》有專欄文章寫道：「如今美國人生活在braggadocio文化中，最能體現這種自誇文化的應是唐納德·特朗普。」

有位大學心理學教授在這次總統大選前就說：「我們知道自戀者一旦失敗就會大鬧（lash out）。在自戀者眼裏，他們常常捱罵，別人總在欺騙。」果然，美國媒體宣布拜登當選前後，特朗普就一直在怨天尤人，無理取鬧，不肯認輸，可又怎能挽救他只能當一任總統、更上不了拉什莫爾山的命運呢？

牛皮大王往往就是謊言大王。特朗普上台不久就有人送給他「King of B.S.」這個外號，b.s.為bull shit（牛糞）的縮略，在俚語中意吹牛、謊話。

倫多地標之稱的彌敦菲臘廣場。兩座半圓形大廈對抱組成的市政廳大樓，在皚皚白雪中巍然屹立，雄偉壯觀。選取不同角度按下快門後，我又順步走到大學街。這裏是城市的中心，寬闊的馬路，車流不息，街心花園被大雪蓋住，襯著高樓，另有一番韻味。

那時用膠卷拍照，不能立即看到效果，我仍心滿意足，準備搭巴士回家。在候車亭等了約二十分鐘，還不見巴士影子，雙腳開始有點發冷，且不自覺打了一個寒顫。我來回踱步，忽然發現商廈靠近人行道的角落，有一個無家可歸者躺在那裏，身上蓋著破氈子，再用舊棉襖罩住上半身，只露出戴着帽的頭，旁邊堆滿雜物的手推車也正好說明他的身份。回到家裏，查看當下室外溫度，零下二十攝氏度。當我喝着熱騰騰的薑糖水，手腳開始回暖時，忽然想到，那個露宿街頭的人，在那冰冷環境中，靠什麼取暖？他能挺得住嗎？

多年過去，每逢下雪，腦海裏仍會浮現這個畫面。據政府有關部門透露，多倫多目前的露宿者有增無減，超過一千人。因庇護



特朗普喜歡自吹自擂

資料圖片

「謊言大王」特朗普謊言之多舉不勝舉。為中傷政敵，他造謠說奧巴馬生在肯尼亞，又捏造事實說奧巴馬派人在白宮裝竊聽器；為逃稅自辯，他說他交的稅比別人都多，可有兩個年頭他每年只交了七百多美元；因虛榮心，他說他有次講話後全場馬上起立，歡呼鼓掌達五分鐘之久，實際上聽眾始終沒有讓坐下，一直站着聽他講，掌聲寥寥無幾，等等，等等。因此之故，這四年來，在美國英語中，「說謊」及其同義詞便成了最積極詞彙，從小謊（little white lie）到彌天大謊（whopper, monstrous lie），從匹諾曹（Pinocchio）到說謊者褲子着火（Liar Pants On Fire），都用到了特朗普身上。

從自幼誠實的華盛頓到「老實人」林肯，從「誠實總是上策」這一個格言到「誠實領導和公開政府法」這一法律，美國人從小耳濡目染最多的就是「誠實」這一品格，可特朗普不知是本性還是耍賴，偏要經常當眾撒謊而成為眾矢之的，我因此學到的有關說謊的慣用語就不止一句。

美國人說，有人撒謊像呼吸一樣自然（lying as natural as breathing），幽默作家梅耶斯則說，特朗普說謊自然得像呼吸一樣，不過連他的呼吸也不怎麼樣，撒的都是路人皆知的謊。

美國人說，有的謊言是透過牙齒說出來的（lie through one's teeth），那是指沒有羞愧說出來的滿口謊言，報刊上也就有報道說，特朗普聲稱他的政府在防治新冠肺炎方面是「世界上做得最好的」，這種毫無羞恥透過他的牙齒迸出來的謊話，怎能讓二十餘萬美國人死而瞑目呢？

除了商業知識，特朗普其他方面的知識是不多的，從他每天浮皮潦草打出來的推文來看，誰會相信他學過修辭學呢，但他卻非

所不足，每年冬天，不少無家可歸者依然在嚴寒中露宿街頭。可惜的是，一批有愛心的群體和義工，在寒冷的夜晚，開車四處巡視，為他們送去熱湯和熱咖啡。雖然一點食物解決不了問題，但讓這些被社會遺忘的人，感到冰雪侵襲下的一絲暖意。

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今天，不要說上無片瓦遮身的人，普通民眾的生活也大受影響，小商戶更是叫苦連天。餐飲業是重災區，因為疫情，不允堂食，只能在室外有限度營業，有人形容這比嚴冬還要寒冷。一間西人餐廳，因應天氣轉冷，在外面服務區安裝四個電暖爐，方便顧客就餐，誰知不出兩天，就被人偷走。東主哭訴有如雪上加霜，哪有錢重新添置？眼看只能停業。正當他一籌莫展之際，同行立刻送來四個電暖爐，雪中送炭，助其渡過難關。

隨著秋的消逝，冬的到來，大雪紛飛、冰雪肆虐的日子不遠了。雪啊，這個大自然的產物，除了浪漫好玩，也嚴酷無情。我想，只要大愛仍在人們心中，冷峻的雪下，依然能感受到溫暖。

機械人的五百年奇妙歷程



市井萬象

香港科學館於十一月十三日起舉辦「機械人的五百年」展覽，展出逾百組獨特的機械人藏品，呈現五百年來不同時期的社會環境如何塑造各具特色的機械人，並從科學和藝術角度細說它們與人類的關係。展期至明年四月十四日。圖為荷里活科幻電影《未來戰士》中的T-800機械人。 中新社



恩師



人生在線
延靜

「恩師」一詞，是指在一生某個階段中，給予自己指點和幫助最大的人。我有兩位恩師，一位是進入大學教我們朝鮮語的柳烈教授，另一位是我第一次出國到平壤中國大使館工作時遇到的郝德青大使。

上世紀五十年代，我考進北京大學東語系，當時正值抗美援朝，因此選學了朝鮮語。教我們的老師是一位從朝鮮金日成大學聘請來的外教，名字叫柳烈。上課那天，他穿著灰色西裝，用笨拙的中文自我介紹，之後將自己的名字寫在黑板上。這天他講了發音的重要性，教了我們幾個朝鮮語發音字母，強調這是一門語言的基礎，一定要打好。朝鮮語字母發音，有幾個是漢語裏沒有的，特別是爆破音，不容易發好。柳烈老師讓每一個同學試發，逐個糾正。考慮女性發音更清晰，他把妻子鄭慈愛也請來教發音課。就這樣，我們發音的基礎打得比

較好。在一次聚會上，柳烈老師動情地說，他把自己看作園丁，他希望每個同學像幼苗一樣，茁壯成長，取得成功。

我慢慢覺悟到，只有學好本領，畢業後才能為國家做一些事情。對於那些不好發的音，我反覆琢磨，走路也練，終取得成效。進入課文學習，特別是口語練習，我狠下苦功。功夫不負有心人，每次期末考試，我都取得「優」的成績。畢業後，我被安排到外交部工作。有一段時間，我還擔當了中央領導的翻譯。回憶幾十年的工作，能取得一點成績，要感謝柳烈老師為我打好了外語的基礎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，我在平壤的中國大使館任職，有機會邀請柳烈老師來使館，與他重逢。他已八十高齡，但耳聰目明，精神矍鑠。他一見我們，興奮地叫出每個人的名字。那天，我們特別做了幾個地道的中菜，招待柳烈

老師，他吃得很高興。這也是我與他最後一次見面。

我的另一位恩師是郝德青大使。一九六三年，我第一次出國，去平壤中國大使館工作，大使是郝德青。他待人嚴肅，不苟言笑，開始我有些怕他。但分給我的工作，是為他做翻譯，不能不與他接觸。後來接觸多了，才會遇到，他是一位心腸很好的老革命。有一次，郝大使帶我去朝鮮外交部，見副部長，談一個帶有專業性的問題，有不少專業術語，我事先並不了解，一時翻不出來。郝大使毫不客氣，要我停止翻譯，讓對方的翻譯翻。這對翻譯來講，是一件很下不來台的事。那天我心裏很難過，也很沮喪。

回來後，我等着挨批評，但出乎意料，郝大使說：「不要難過，誰都有失誤的時候，我做失誤的時候更多。」而後他一轉言，「出

現這一情況，也有我的責任，事先沒告訴你我什麼，今後要改變方式。」從那以後，郝大使外出談問題，都讓我事先看文件，做準備，後來再也沒有出現過類似的情況。我隨郝大使兩年多，從他身上，我學到了不少優良的品質。比如認真負責，他外出回來，一般我寫報告，由他審批，但有重要事項，他親自寫，直到很晚，對工作一絲不苟。對外聯絡，他要求嚴謹，時間、地點一定要準，不能馬虎。

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我出使韓國前，專門拜訪了郝德青大使。這是時隔二十多年與他相見。郝大使已九十多高齡，身體尚好。我向他介紹了中韓關係的情況，他祝賀中韓建交。臨走時，他還送我到門外。

人生難得碰到幾位恩師，每當回憶往事，這兩位恩師的音容笑貌便浮現在我眼前，終生難以忘懷。